

□小小说

最后一个面试者

陈传荣

面试完一个小伙子,她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材料,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喝了口水,她正准备站起身子。这时,一直站在外面的助理小红却探进脑袋笑着说:“杨老师,还有最后一个!”

“哦——”她愣了一下,说,“那就快让她进来吧!”

在一阵“笃笃笃”的鞋底声响的伴随下,一个高挑的女孩便走了进来。

女孩怀里抱着一叠资料,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看上去,女孩很瘦很瘦。她心里立刻便想:真是的,现在的女孩成天嚷着什么“骨感美”!

她微笑着朝女孩点了一下头,然后,伸手指着那张椅子说,你坐下吧!

女孩羞赧地说了句“谢谢”,然后就坐了下来,但是刚坐下,女孩好像发现有什么不妥似的,只见女孩又重新站起身子,一路小跑着去把背后的那扇门给轻轻关上了。

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发出会心的笑,觉得这女孩,挺特别。

“刚毕业吗?”

“不——是!去年毕业的!”女孩说,“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是我的简历!”

“哦,之前的工作岗位,做的也是财务吗?”

接过女孩的简历,她一边翻看一边问道。

“是——的!”
“大学里学的专业,应该也是财会吧?”

“嗯,财经大学,财会专业!”女孩说。女孩的声音,似乎显得有些颤抖。

她抬起头,这时她才发现,女孩的脸色好像并不怎么好,虽然施了粉霜,但那蜡黄的肤色还是一点一点地从细枝末节处显露出来。

这样的肤色,怎么说也不应该属于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啊?!

她感到有些小小的疑惑。

“根据你提供的简历显示,你去年毕业,然后直接就参加了工作。大概工作了七个月的样子,发现你就从单位离职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从离职到现在,在这当中的三个月时间里,你在哪里呢,难道就待在家中吗?”

拿着笔,她指着女孩简历上那一行关键的字这般问着。

女孩的面部表情,明显地呆愣了一下,紧接着女孩便低垂了头,抿着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生病了!”过了好一会,女孩终于抬起头轻声说道。

“生病了——?”她有些吃惊,“你才毕

业啊,这么年轻,又能生什么病呢?”

“肺癌——”女孩说。

她的身子猛地一颤,好像被人重重击了一下。她感觉脑袋有点眩晕。

还没等她再次问话,原本还略显紧张的女孩又慢慢说道:“工作没多久,忽然发现自己得了这病,然后就住进了医院,接着还开了刀,出院后,单位就回不去了!”

“唔,唔——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她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她的内心有泪水在飞溅。

面对眼前这个女孩,她——忽然想起了五年前的那个自己。

当时的她,不就是因为患上同样的病住进医院开刀后而失去了工作吗?尽管后来已经治愈,但因为种种原因,单位也是回不去了。后来机缘巧合,她来到了目前的这家公司,而且还担任了高管。尽管目前的她,过得很好,且领导很信任她。然而,这所有的美好,都只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罢了,也就是说,一直到目前,在整个公司里,并没有谁了解她曾经的过往……

这一刻,她多么想上去给眼前的这个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啊!但,她不能,她知

道自己并无权力决定留下眼前的这个女孩,而且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她深知,目前也不能留用这个女孩!

“哦——原来是这样啊!”她的脸上,

竭力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她以关切的语气询问道,“能方便说说你的病,目前已恢复到什么阶段了吗?”

“其实挺好的,医生说让我每隔三个月复查一次!”

“如果现在就出来工作,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应该没问题吧!”女孩微微一笑,“反正闷在家里更不好,还不如出来找份工作,分分心,这样可能倒更好!”

“倒也是!”她说,“不过今天前来应聘

这个岗位的人挺多,我们已经面试了很多,优秀的也不少。这样,你的资料我这边留着,你先回去,如果合适,到时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

“哦,谢——谢!”女孩站起身子,对着她微微弯着腰毕恭毕敬地说道。

她发现,说这话的时候,女孩的脸上挂着一副灿烂的微笑。

在送走女孩离开的那一刻,憋了许久的泪水终于从她的眼眶里迅速流了出来……

□组 诗

情趣少年那当儿

孙登科

爱心传递

摄影家,解海龙先生
瞬间抓拍的那张照片
宛若一道改变她命运的光环
我用心,更用眼
痴迷地读了二十年

拭去记忆的尘封
徜徉在过往的驿站
那个大眼睛女孩——
清纯俊俏的苏明娟
像小鸟率先飞出了大山——
读书 工作 家庭
如此幸福美满
她感恩之情,溢满心田
梦里梦外,都显现出
欢乐甜美的笑唇

她今天人生之路的光鲜
离不开先生当年的铺垫
爱的源远流长
承接着她的心愿
此刻,我在报上又一次读到
她对山里教育事业的奉献
对于她的爱心
我由衷地点赞……

穿汉服的小姑娘
阳春三月,蜂飞蝶舞
踏青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列绿皮小火车,鸣着汽笛
从油菜花里“钻”出来
荡起一片欢声笑语的声浪

一个身穿汉服的小姑娘
走下车,立马吸引了赏春人目光。
眼馋,羡慕的孩子们
憧憬能像她一样

□散 文

夏木阴阴正可人

梁 媛

忽而已夏。
入夏之后,视野里便是绿,山绿水绿叶绿,“一城山水满城绿”,绿在大地上疯长。家里那棵在春天里开着洁白、粉红、紫红花朵的九重葛,此时花期已过,叶子却绿得更加饱满葱茏。一千多年前,诗人王安石想必也是被这揭竿而起的绿所震撼,于是写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的诗句吧。

想去乡野看绿,趁着假期,和几个同学欣然出发。一路上,车在蜿蜒的乡间小道上行驶,车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绿,深绿、浅绿、嫩绿、翠绿、葱绿、墨绿……那是山的绿、水的绿、树的绿,草的绿、田野的绿,“绿阴冉冉遍天涯”。人家的房,青砖灰瓦,掩映在绿里面,像水彩画。

路遇稻田,“麦苗出土正纤纤”,迎风摇曳出无限的诗情画意来。我们忍不住停车,站在田野边观赏。旷野无人,空气清新,扑面而来的风,仿佛也是草绿色的,让人深感心旷神怡。

又遇一大片草地,牛羊点缀在绿上,溪水流淌在绿上,虫子飞翔在绿上,同学戏说这是“大草原”,我的感觉也是。想人们不远千里去看草原,其实就是去看绿啊,大自然没有一种颜色,比这绿更辽阔更浩荡了。

有笑声自远而近,是几个美女有说有笑地向草地走来,阳光下,她们自由自在伸展着腰肢,恣意地摆出各种姿态拍照,像花朵一般盛开在这绿缎子似的草地上。想起亨利八世的那次偶遇来,这个在传说中有点暴戾的君王,某天也是在郊外,在草地上,邂逅一个穿绿衣裳的女

孩,女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只一瞬间,便住进了他的心房,只是他“寤寐求之”,却不能“钟鼓乐之”,因为深宫大院不是女孩的向往,于是一曲《绿袖子》成为经典,伴着这个美丽的故事,代代流传。

在草地上,我发现长着许多茛苳草,嫩绿嫩绿的,青翠欲滴。初识它,是在《诗经》里,“终朝采绿,不盈一掬。”其中的“绿”指的就是它。竟有植物被唤作“绿”的,我有点惊喜又有点好奇,于是查了它的前世今生。这一查才知道,苳草在古代,身份尊贵着呢,由于外表有点像竹子,在民间有绿竹、细叶秀竹等雅称,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染料,枝叶可提炼出黄色染料,用于丝绸、麻布等衣物上。在我国古代,黄颜色多用于王者、帝王,因此苳草就有了“帝王草”的美誉。只是时光荏苒,随着染料技术的进步,苳草渐渐被其他的染料所替代,于是曾经贵为“帝王草”的它,从云端上跌落凡尘,变成“草根”了。除了可以作染料,苳草还可以入药,有清热、止咳、解毒、祛风湿的作用。

离开“大草原”,我们来到一片竹林。竹林幽静,鸟声婉转,阳光在叶子的缝隙处闪烁,怡人的风吹过来,竹林发出“沙沙”的声音。林中有亭子,到亭子里小憩,坐在一层层层的绿里,想着有响亮的好天气拥抱着,有美丽的景色相待着,浅浅的欢喜,便如涟漪,一圈一圈,在心里荡漾开来。

九百多年前,秦观在他的《三月晦日偶题》里写道:“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深以为然!

我不吭声,仿佛与我无关似的。只是心里很不平静。

后来,那个外地媳妇有了孩子,便不再跑了。我们称她为山槐婶。因为她的老家在山里面,反正是很穷很闭塞的地方;另外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槐字吧。

山槐婶个子不高,一年四季穿一身蓝布衣服,不太和人说话,只顾埋头干活,偶尔在巷道里走,也是顺着墙根,像一团潮湿的影子。因为那粒糖的缘故,我多少有些怕她,看见她会远远地躲开。

后来,我们家修了新瓦房,搬走了。再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回老家的次数也就少了。有年寒假,无意中从母亲嘴里得知,山槐婶死了。据说,她得的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住院需要花费五千多元,而老陈秃认为,当年的五百,比现在的五千还值钱呢,这一下要为她花这么多钱,不值。结果,山槐婶就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家里。

山槐婶的荒坟就在村前的路口,每次回乡经过,我心里都不是滋味。甚至说是心存愧疚,因为我总是想起她给我的那粒糖。我常想,如果我当年能信守承诺,守好秘密,逃脱出去的山槐婶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散 文

树·虫·香

周 实

树

天又热了。

每天,一轮初升的红日就像一枚金黄的果子挂在蓝天的树梢上。

“你说的树梢在哪里呢?”爷爷问孙女。

“你看,不就在那里吗?”孙女指着说。

“我怎么就看不见呢?”爷爷笑着问。

“是啊,你为什么看不见呢?那么大一棵树!”孙女很惊讶。

天地之间,好多事物,好多人都看不见的。他们所能看得见的,只是他们眼前的东西,只是能对他们有用能给他们添彩的东西。

地球就像一只蜜蜂,翅膀上面沾满花粉,披着亮得耀眼的阳光,在宇宙中嗡嗡飞翔。

黑夜那只神秘的凉手无可奈何地缩回去了。

无数晒蔫了的树叶发出被烤焦的叹息。

鸟儿躲进了密林里。偌大的天空看不见了,抬头只见点点阳光,闪烁在那枝叶之间,变成白昼的点点星光。

一只蜘蛛不畏辛劳,正在织着它的新巢。蛛丝,无声,眼前飘荡,似要网住某些渴望。渴望什么呢?谁又能知道?

虫

从小就牙痛,是虫牙,大人说是有条虫正在蛀着我的牙。

什么虫,看不见,不知道。恳求大人捉,大人也不捉,只说捉不到。只好到医院,让那医生捉。医生在那牙上钻洞,钻了一个洞,又是一个洞,有时抽出一条牙髓,举到我面前,告诉我,是虫,然后再补好。

后来,知道了是细菌。什么菌,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厌氧菌。厌氧菌,什么样,还是不知道,但却每天能感到,感到它正在蛀牙。

它从一颗牙上撤退,又向另一颗牙进攻。有的时候潜伏着,有的时候在出击。有的时候占领了,有的时候失败了。然后,是转移,移到容易蛀烂的牙。

□小小说

山槐婶

杨 伟

打算去叫好伙伴刘枣和王安斌一块上学的,她堵在哪里,巷道里又没有岔道,黑咕隆咚中我有些害怕。但想她也就是一个买来的媳妇,能把我怎么样。我鼓足勇气,朝巷道口走去,走到她身边时,我本想跑的,没想到她一把抓住我,吓得我“哎呀”一声叫了出来。她慌慌张张地说,莫叫莫叫,随即从兜里掏出一粒糖,递到我眼前。她的脸几乎凑到了我的脸上,用一种乞求的语气说:娃子,千万莫对别人说看到了我,行不。要是你答应,这糖就给你。

我点头,接过了那粒水果糖。然后我就跑了。跑出巷道口,我看见她急急地朝北边镇上的方向去了。

我吃着糖,犹豫着还要不要去叫刘枣和王安斌。就这一颗糖,如果他们问我,我该怎么说。于是我决定独自去上学。我刚走出村口,听到后面

有脚步声,回头看,是老陈秃气急败坏地打着手电筒赶了过来。

老陈秃用手机筒照了照我,凶巴巴地说:见到我媳妇了吗,娃子?

我摇摇头,不说话。毕竟我答应了那个外地媳妇要保守秘密的。

老陈秃跺脚,威胁说:娃子,我还欠你爸一百块钱哩,这媳妇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是你不告诉我她去了哪里,找不到媳妇,我就不还你家钱了!

当时我见过的最大的钱也就十元钱,一百元可不是小数目,我慌了,往女人逃去的方向指了指,然后飞快地跑了。

早上放学回来,我听我妈说,老陈秃的山里媳妇跑了,不过又被抓了回来,听说,马上就要跑到镇上汽车站了,就差几百米……